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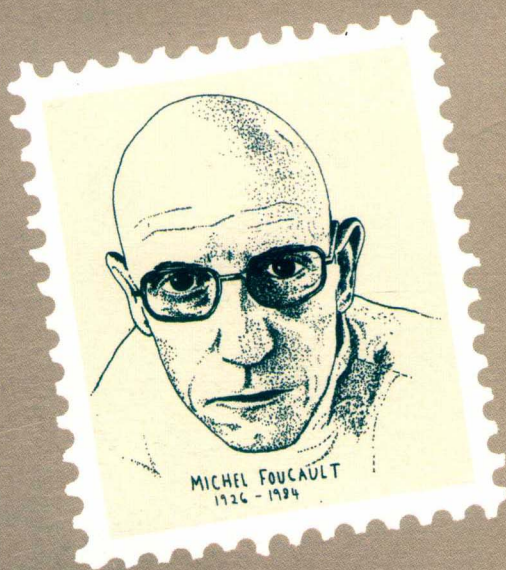
关键人物 · Critical Lives



Michel Foucault

David Macey

福柯



〔英〕戴维·梅西 著

徐德林 译

的经纬交织之中，
方的思想脉络。
是为了创造；
生存美学的至高境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福 柯

[英] 戴维·梅西 著
徐德林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48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 /（英）戴维·梅西（David Macey）著；徐德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03

（关键人物）

ISBN 978-7-301-25719-7

I. ①福… II. ①戴… ②徐… III. ①福柯（Foucault, Michel 1926—1984）—传记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297 号

Michel Foucault by David Macey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04,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David Macey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独家出版发行。

书 名	福柯 FUCKE
著作责任者	（英）戴维·梅西 著 徐德林 译
责任编辑	李书雅 周 彬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71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112
印 刷 者	天津联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16 千字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录

Michel Foucault

001	一 很少被说起的童年与青年
029	二 巴黎高师
057	三 《古典时代疯狂史》
083	四 知识的无意识
113	五 无法容忍
143	六 生存美学
175	七 死亡，不是失效
206	主要参考书目
212	图片致谢

一 很少被说起的童年与青年

楠泰尔 (Nanterre) 市中心有一条福柯医生街 (rue du Dr. Foucault)。这条街如此命名是为了纪念 19 世纪的医生保罗·福柯 (Paul Foucault)，此君倾其一生为某乡村的平民服务，该村庄尚且不是巴黎市郊。人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无愧于医师之称，廉价或免费替患者诊治，最后因而在贫穷中死去。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财产是一支银制钢笔，它是一群心怀感激的患者送给他的。银笔在这个家传了三代人，但最终被盗而不复得。该案受害者为丹尼斯·福柯 (Denys Foucault)，他是保罗-米歇尔·福柯 (Paul-Michel Foucault) 的弟弟。^[1]

[1] 本章主要依据我在为《米歇尔·福柯的生活》(*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London, 1993) 做考察期间所进行的访谈。源自丹尼斯·福柯与路易·吉拉尔 (Louis Girard) 的其他信息源自载于《普瓦图-夏朗德新闻》(*L'Actualité Poitou-Charentes*, 第 51 期, 日期不详) 的访谈。为米歇尔·福柯四卷本《言论与写作集》(*Dits et écrits*, 又译《言与文》, Paris, 1994) 卷一所准备的年表是基本的参照点。同时参见迪迪埃·埃里蓬 (Didier Eribon),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Paris, 1989); 詹姆斯·米勒 (James Miller), 《米歇尔·福柯的激情》(*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London, 1993)。除非特殊说明, 所有法语翻译都是出自我本人之手。

米歇尔·福柯及其兄弟姊妹并非巴黎或其近郊人氏。他们出生在普瓦捷（Poitiers）的一个外省富裕家庭，这里在首都西南方向，距离首都约 300 公里。福柯的母亲安妮·马拉佩尔（Anne Malapert）生于 1900 年，她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兼解剖学家，任教于该市医学院。她家境殷实，有优越的社会关系。她的堂兄让·普拉塔尔（Jean Plattard）曾在当地大学任教，后来应邀任职于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在那里他凭借他关于拉伯雷（Rabelais）、蒙田（Montaigne）及其他文艺复兴作家的学术著作，名声大噪。她哥哥保兰（Paulin）在一所巴黎高等学校教哲学，拥有博士学位，是 1907 年出版的一本颇受推崇的哲学教材的作者。她哥哥罗歇（Roger）选择了军旅生涯，官至上校军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功显赫。她家在离普瓦捷城 18 公里的旺德夫勒－杜－普瓦捷（Vendeuvre-du-Poitiers）村拥有土地，还拥有一座叫勒皮诺阿（Le Piroir）的大宅子。宅子依旧矗立在原址——一条长长的两边栽满了菩提树的车道的尽头。宅子与其说在传统意义上是漂亮的，毋宁说是令人难忘；它是用当地的石灰岩建造的，而石灰岩多孔，因此存在潮湿的问题。到安妮出生的时候，她家积累的财富已然足以在普瓦捷市中心的亚瑟·朗诗路（Arthur Ranc）10 号盖一座巨大的白色房子。1926 年 10 月 15 日，保罗－米歇尔·福



外省童年时光之地，普瓦捷全景

柯正是在这里出生。他是三个孩子中的老二。

1924年，安妮·马拉佩尔与年长她7岁的保罗－安德烈·福柯（Paul-André Foucault）成亲。保罗－安德烈·福柯出生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继承了他父亲和爷爷等前辈的事业，是一位医生。他曾在一战（the Great War）中服役，被授予了英勇十字勋章（Croix de guerre）。移居普瓦捷之后，他任职于主宫医院（Hôtel-Dieu），在那里他作为一名解剖学家获得了良好声誉，开设了私家外科诊所。福柯医生和马拉佩尔的业务最终合二为一，蓬勃发展。新业务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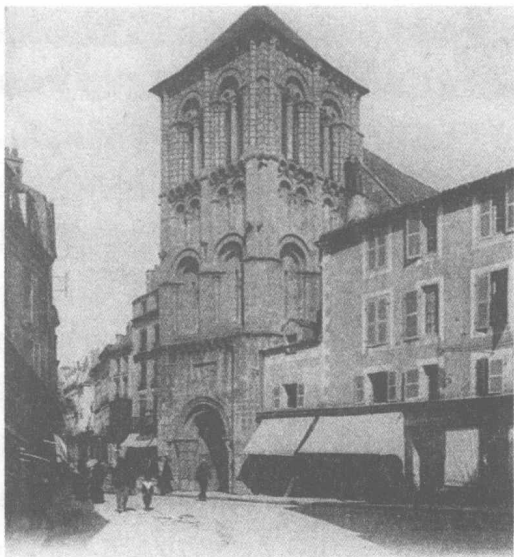
到了普瓦捷之外很远的地方，覆盖了广大农村地区。福柯医生和他妻子于公于私都与利居热（Ligugé）附近的圣马丁修道院（St Martin's Abbey）的本笃会（Benedictine）社区建立了联系。因为业务繁重，福柯医生要长时间工作，经常离家在外；而医疗技术方面的情形则是这样的，即他管理有两辆车，一张折叠手术台只好用其中一辆的行李箱进行运送。必要时，他的司机还兼做麻醉师。

福柯家族绝非贵族，但福柯的父母都是当地有名的、备受尊重的市民。他们的财富源自自由职业酬金与地产田租的传统组合。而家庭中只要再出一位律师便能够光耀门楣。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他们已经有能力在大西洋海岸的拉波勒（La Baule）购买一处度假别墅。这个镇因为有大面积沙滩和松树，现在是无与伦比、价格不菲的度假胜地；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虽然它已有一个娱乐场，但它相对而言是欠发达的，经常造访它的主要是来自南特（Nantes）和圣纳泽尔（Saint-Nazaire）的中产阶级家庭。

福柯的母亲原本希望成为一名医生，但这是不为社会习俗所容忍的：她这个阶级和背景的妇女是不工作的。因此，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家庭之中。她独自料理家务、管理用人，并且在一个秘书的帮助之下，有效地管理诊所。这是非

常重要的：医生既是医师，也是商人。她也承担了照顾孩子的全部责任。她和她丈夫对他们的孩子寄予厚望，时刻准备为了孩子的利益去动用他们的诸多家庭和职业关系。

保罗·米歇尔·福柯出身于一个同时享有社会声望和社会权力的家庭。亚瑟·朗诗路上的房子非常宽敞，三个孩子分别拥有他们自己的卧室。那里有一座花园，猫狗在那里安了家。一家人受人尊敬，政治保守，以一种相当传统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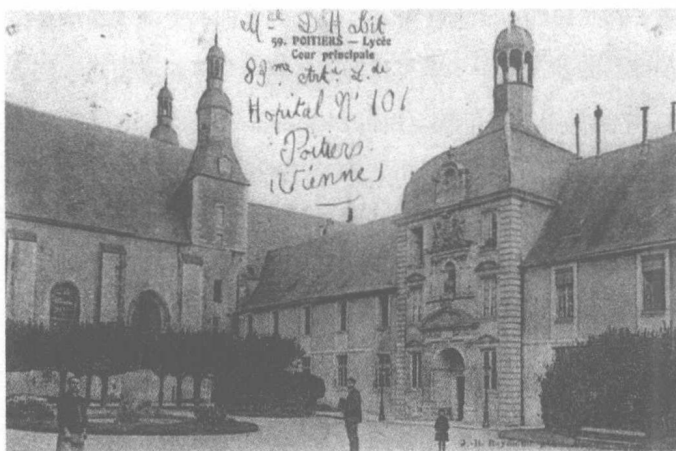
普瓦捷圣波尔谢尔
教堂，做主日弥撒
的地方

式上教堂，尽管通常是孩子们的祖母带他们去市中心的圣波尔谢尔教堂（Saint-Porchaire）做主日弥撒。保罗－米歇尔也是一个传统意识浓厚的家庭的孩子。长子总是叫“保罗”，通常有一个带连字符的教名——“米歇尔”，这是他妈妈的想法。他们都成为了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

普瓦捷是维埃纳省（Vienne）首府，位于克兰河（Clain）和布瓦乐河（Boivre）交汇处的一个岩石岬角上。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的人口刚刚超过四万，几乎没有工业，其财富依靠肥沃的农业腹地产生。很多人发现这座城市闭关自守、对外来者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心怀敌意。一些人的印象是数百年来，那里什么也未曾发生。城市的丰富古迹，尤其是其诸多罗马式教堂的外观，证明它有辉煌的过去，但它现在不过是一个寂静的穷乡僻壤。它的中世纪大街小巷还没有变成日后的观光胜地。医学院仅仅教授传统学位的前三年课程，此后学生们必须转到其他城市去完成学业。

尽管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空气，但普瓦捷确有故事发生。从前，亚瑟·朗诗路叫圣母往见路（rue de la Visitation）。在走过21号的建筑的时候，保罗－米歇尔和比他小7岁的丹尼斯总会窃窃私语：“这就是故事发生的地方。”1901年5月23日，警方根据匿名密报，强行进入了宅

子。在二楼的一间带铁条窗户的房间，他们发现了一位身形消瘦的妇女，她的头发长及大腿，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中间。她叫布朗什·莫尼耶（Blanche Monnier），50岁。旋即，谣言开始不胫而走，而且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这家人非常受人尊敬：莫尼耶的父亲曾经是大学艺术系的主任。据说，布朗什曾与一位当地律师偷情，诞下了一个私生子。当她哥哥和母亲因为对她非法拘禁而出庭受审时，司法宫（Palais de justice）外面的群众要求对他们予以严惩。印有这座房子的明信片广为流传，而《插图》（*L'Illustration*）与《生活画报》（*La Vie illustrée*）等报纸则登载了发现莫尼耶的可怕的版画和照片。大报煽情渲染，被沿街叫卖。1930年，小说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出版了关于这个案子的权威纪实叙述，书名就叫《普瓦捷的囚徒》（*La Séquestrée de Poitiers*）。莫尼耶夫人在她可以出庭受审前一命呜呼，但布朗什·莫尼耶的哥哥则被宣告无罪。原本并不存在什么非法拘禁。莫尼耶得了厌食症，经历了一种奇怪的妄想，导致其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并离群索居。住院治疗确乎改善了她的身体状况，但她从未恢复她的理性，并于1913年去世。难以置信的是，福柯一家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并不会过多谈论此事。



普瓦捷的中学，福柯家的孩子“天生要学习”

福柯很少说起他的童年时代，但他在 1975 年告诉一位电台记者，有时候他的印象是他成长于一种生存法则基于学识的环境之中。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其间重要的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比别人表现得更好。^[1]他弟弟证实了这一点：福柯家的孩子“天生要学习”，而且被期待要功成名就。这是没有半点夸张的。福柯四岁开始上学。弗朗辛(Francine)

[1] 'Radioscopie de Michel Foucault' (radio interview with Jacques Chancel, October 1975),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783.

进亨利四世中学 (Lycée Henri-IV) 初级班的时候，他索性拒绝与他崇拜的、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分开。因为获得特许，他可以坐在教室的后面。这个神色寂寞的男孩留在那里，几乎是自己照顾自己，但他的确学会了阅读。在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学校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几乎没有业余爱好。保罗 - 米歇尔喜欢网球，但他糟糕的视力和眼镜让他在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也喜欢骑车，并经常骑车出门去看他住在勒皮诺阿的祖母。普瓦捷市中心人口稠密，空间难得。勒皮诺阿提供了玩耍和奔跑的空间。那里还有其他非常特别的吸引力，就是骑那头叫西拉诺 (Cyrano) 的驴子。

孩子们的教育在家庭中延续：私人钢琴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1936 年，一位英国保姆成为家庭一员，给孩子们上会话课。福柯似乎并未因为她的存在而受益匪浅，直到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经常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才精通了英语。除晚上的纸牌、书籍和收音机以外，几乎没有娱乐。到电影院去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1937) 是非常稀罕的事情，每一次都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福柯医生的社会地位意味着他有义务娱乐，虽然丹尼斯·福柯回忆说，客人始终一成不变，就像谈话一样。孩子们并不喜欢接待客人。有时候，他们必须保持沉默；有时

候，他们不得不礼节性地与他们几乎不认识的大人们谈话。非常正式的场合更合意，因为它们意味着孩子们单独用餐，处于一个远为放松的氛围里。^[1]关于私事的谈话是令人沮丧的，交谈聚焦于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在1982年3月给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又译法兰西公开学术院）做的一次演讲中，福柯提醒他的听众——其中很多人太年轻，不知道它源自个人经验——说，在他那个时代，孩子的教育主要是沉默中的学徒制：孩子可以在学校自由表达自己这一思想是为教育制度所禁止的。^[2]

最初，保罗－米歇尔在学校教育系统中的进步是平稳的、令人鼓舞的。1936年，他进入亨利四世中学本部。他是一个有能力、受欢迎的学生，经常要么就是第一名，要么非常接近班上的第一名。世界似乎是可以信赖的、可以预测的。但是，即使作为一个孩子，福柯确曾感觉到外部世界正在影响他的生活，他发现外部世界是危险的。在1983年接受的一次坦率得令人吃惊的访谈中，他讲到了他没有忘记奥

[1] ‘The Minimalist Self’ (English-language interview with Stephen Riggins, 1983) in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Selected Writings, 1977–1984*, ed. Lawrence D. Kritz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8), pp.3–4.

[2] Michel Foucault, *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1–1982* (Paris, 2001), p.325.

地利总理陶尔斐斯 (Chancellor Dollfuss) 在 1934 年的遇刺, 以及逃离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来到普瓦捷的事情。战争的威胁感日益像是他生活的结构。他回忆说, 所有年轻人都忧心忡忡, 成年人的世界已然向他们证明, 他们“无处藏身”。^[1] 他非常清楚在空袭中丧生的可能性。他不能肯定他长大后会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2] 1940 年, 战争的威胁突然出现。当德国军队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快速推进的时候, 道路上满是不知该逃向何方的逃难平民, 以及士气低落、组织涣散的部队, 他们中很多都群龙无首。6 月 17 日, 贝当 (Pétain) 元帅要求停战, 告诉残兵败将放弃战斗的时刻已然来到。法国将与德国媾和。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国土被德国人兼并, 而其余部分则被分为占领区与自由区, 以温泉镇维希 (Vichy) 为首都。普瓦捷正好在占领区内, 街上有德国士兵巡逻。

1940 年初夏, 家族中巴黎一支的成员开始零星地来到普瓦捷, 被安置在勒皮诺阿。难民中包括一位新近获得资格的医生, 名叫雅克利娜·韦尔多 (Jacqueline Verdeaux)。家族间的联系意味着她已认识福柯一家, 还是小姑娘的时候, 她就

[1] Michel Foucault, 'Veilleur de la nuit des hommes' (1963),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230.

[2] 'The Minimalist Self', p.7.

曾坐过马拉佩尔上校 (Colonel Malapert) 的大腿。虽然她的医疗经验非常有限，但她立即被福柯医生暂时雇用了——在一所被征用的学校，福柯医生建了一家初级战地医院。因很快去了南部，她在普瓦捷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足以让她在米歇尔－保罗的姐姐的生日聚会上瞥见他：一个已经戴上眼镜、依然身着短裤的样子古怪的男孩。

虽然全家人私底下反对维希傀儡政府，但他们是识时务的人。他们没有公开表达他们的亲盟军观点，也不可能有任何表达：德国军官被安置在勒皮诺阿，直到他们被布防到东部前线。丹尼斯·福柯回忆说，他们曾被切切嘱咐务必正确 (Korrek)，他们不折不扣地遵守着。亨利四世中学的教室里挂上了贝当的照片，现在，保罗－米歇尔的日子始于仪式性地吟唱令人作呕的赞美诗《元帅，我们在这里》(Maréchal, nous voilà)，歌颂元帅。

虽然福柯在学校一直表现优秀，但他的学习成绩突然下降了；在1940年夏的学年考试中，他考得非常糟糕。让他沮丧和吃惊的是，他被告知必须重考。他弟弟暗示，一位新来的老师初来乍到就对保罗－米歇尔有了个人反感，甚至开始不公正地评判他的作业。也有人暗示，这个孩子被从巴黎疏散过来的远为成熟的让松－德－赛利中学 (Lycée Janson-

de-Sailly) 学生的到来吓到了, 他无法与他们匹敌。福柯夫人对她所感受到的对她儿子的不公正待遇非常愤怒, 于是让他从该校转到了圣斯坦尼斯拉斯中学 (Collège Saint-Stanislas, 不可地避免地被称作“圣斯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 其管理者为基督教兄弟学校 (Frères des Ecoles Chrésiennes), 又被称作基督教兄弟 (Frères Chrétiens) [在不那么恭维的意义上, 被称作无知兄弟 (Frères Ignorantins)]。虽然这所学校并不与当地的耶稣会学校 (Jesuit College) 享有同等地位, 但它拥有相当好的名声。福柯夫人认为, 它会比公立学校提供一个更为安定的环境, 因为在私立教会学校任职的牧师与修士没有义务接受军事征召。她错了。1942 年, 保罗·米歇尔进入毕业班 (Terminale, 大致相当于英国中学的六年级), 却得知迪雷牧师 (Canon Duret) ——他本该是福柯的哲学老师——因为参与地方反抗遭到了逮捕, 被驱逐出境到了德国。甚至在他被逮捕前, 他就已然对新政权表示出他的敌意——冒着巨大风险坚持把他教室里的贝当肖像悬挂在耶稣受难像的下方, 而不是像规定要求的那样, 在耶稣受难像的上方。

学校任命的代课老师是一位文学专家。福柯夫人认为哲学应由哲学家讲授, 大声抗议说这不够令人满意。学校在